



琴台客聚
潘國森

上回談及「九運」，既然有不少讀者朋友有興趣，倒不如簡單介紹一下。但以下內容並不構成任何與「風水術數服務」相關的建議，諸君若自行請堪輿師看陰宅陽宅風水，有任何「山高水低」，潘某人概不負責。

既有九運，驟眼看必有一運二運三運……到八運了。九運之後，卻沒有十運，再回到一運，重新循環。術語叫「三元九運」，是今時最為流行的「堪輿」學說。堪，是天道；輿，是地道。堪輿俗稱風水，風水分陰宅和陽宅，簡單來說就是「先人」和生人住的地方。每運管20年，「三元九運」共180年。又有所謂「20年風水輪流轉」的說法。

本欄讀者都知道中國有干支紀年，每60年一個循環。今年公元2023年，對應中國曆法歲次癸卯，60年前的1963年和60年後的2083年，都同樣是癸卯年。

我們身處的三元九運分別是：上元一運，1864年甲子至1883年癸未；二運，1884年甲申至1903年癸卯；三運，1904年甲辰至1923年癸亥。中元四運，1924年甲子至1943年癸未；五運，1944年甲申至1963年癸卯；六運，1964年甲辰至1983年癸亥。下元七運，1984年甲子至2003年癸未；八運，2004年甲申至2023年癸卯，九運，2024年甲辰至2043年癸亥。

今年是八運的最後一年，明年立春就轉九運，此所以「善男信女」都對

風水佬呢你十年八年

「九運」的吉凶大感興趣。9個運各有一星，共是九星，簡單來說就是由1至9，內容就不在這裏細談。八運以八星當旺，九運則是九星當旺，餘此類推。這有點似打麻雀的「風」，東圈吹東風，凡得3隻東而吃胡，可加一番。南圈則南加番，餘此類推。明年入九運，九星當旺；八星則退氣，力量大減，至於無用。

為什麼「風水佬呢你十年八年」？風水師、堪輿師、地師都是敬稱；風水佬則是貶稱，有瞧不起的意味。如果在今天八運尾看風水，風水師應該選九運「發」（發富、升官、添丁之類）的布局，這樣明年交入九運就可能立即「發」。如果十年八年之前看風水，布八運發的局，可能發不長久。風水師或會給主人家布一個九運起發到一運二運的局，主人家就要由八運中等到九運才發。運初看風水，該選本運發；運末看風水，該選下運發。唯有運中央看，風水師才可以請主人家等十年八年。故此，萬一遇上濫竿充數的風水師，頂多只能騙你十年八年。交了新運若干年仍未發，按舊俗可以上門找晦氣、拆招牌的！

術數的分類分科，主要是醫卜星相四門。卜居和相宅，屬陽宅風水，管生人居所的事。卜葬和相墓，屬陰宅風水，管先人所「住」之處。分別何在？相宅相墓，是看已建成處所的風水，小買賣。卜居卜葬，則是先看地皮，才決定是否買地營造陽宅陰宅，是大買賣，可不是普通消費者付得起錢。



人生漫遊處
童心

又是3月，又是春天。我再沒有收到你的消息。想你的時候，會反覆地讀你寫給我的最後那封信，「希望你會替我找到屬於3月的秘密」，最後的這行字，連同末尾的日期，讓我的好奇心融入對你的想念，定格在3月的第一天。

有時候，我甚至會想：這是你故弄玄虛，還是一種純粹的客氣？

我從來沒有想過你會忽然離開。我們出生在一個屋邨，又那麼湊巧地讀了同一間小學、中學，就連中二時的轉校，都沒能阻擋我們繼續做同班同學。你做警察的父親總是懷疑我「拐」你——兒時，我們經常在屋邨的空地玩耍，你父親放工若看見，定要一左一右地將我們攔在懷裏。他疼愛你，也很疼愛我，特別是小六時我屋企人過身，他常說：「仔，有Uncle在，你定不會孤單。」於是，你就更「黏」我，就算是轉去英皇書院你並不喜歡，也打定主意跟我一起去。

也許是父親的影響，我們都愛上了一件事：只要有空間，我們就會去行街，但不是買東西的那種逛街，而是去有「大事件」發生的街道，沉默著，看一看那些地方如今的樣子。整個過程裏，我們都不會交談，但會用眼神確認彼此都想到了街道上發生過的事。那個夏日，我們專門選在凌晨1點鐘，去廣東道的行人隧道，

三月的秘密

看一看當年轟動全港的徐步高槍擊案發生時的那面闊角鏡是不是還在，然後沿着柯士甸道一路行落去；那個冬日，Hello Kitty案的唐樓清拆，我們心有靈犀地相約去加連威老道看一看，一向沉默寡言的我們，竟然一同感慨：幸與不幸，都那樣短。我們的這個心照不宣的愛好，終究被你父親發現了。他沒有責備我們把時間浪費在這些沒用的事情上，他只是說，並不希望我們兩個以後做警察，「太辛苦，又要看太多污糟嘅嘢」。

後來，我們果然都沒有做警察。你做醫生，我做教師。但一同去行街的習慣卻一直堅持下來，直到3年前。你在電話裏告訴我：「戴緊口罩，不出門吧。這些年，我們唯獨沒有在3月的時候去行過街，因為讀書時3月剛剛開學，往往是最忙的，工作了又覺得好端端的春日，不應該太沉重。如今終於Home Office，卻只能Home出不得街了。」再後來，你移民他鄉，竟來不及道別。我好想和你說，這個3月，終於不用再戴口罩，日子一點一點地恢復到了3年前；我也好想告訴你，這些天香港又發生了「好大件事」，如果你在，或許我們又多了一個叫做龍尾村的地方作為行街的去處。

這世間，美好與不幸總是相生相伴。3月的秘密，大抵如此。而你離去後的杳無音訊，是不是也是一份3月的秘密？



心窗常開
潘明珠

「《毒舌大狀》是今年賀歲片首選呀！」我的侄女是律師，她這樣說時，我感到很奇怪。

香港觀眾向來在過年時愛看如家燕姐《黃金萬兩》那類熱鬧歡樂的喜劇呀，此電影片名「毒舌」怎迎合人口味？「毒」字更有貶義，會否只是噁頭或胡鬧片呢？

但金英推薦（她是謝君豪粉絲），又因上述因由，決定看個究竟。黃子華及謝君豪皆好戲之演員，加上我看了它有趣的預告片，我很同意電影的宣傳片構思和設計富創意和吸引力！其中一條預告片，利用周星馳電影《食神》中的誇張懸疑式介紹主角，再加以二次創作，凸顯林涼水大狀之厲害，由演師爺的演員極搞笑地介紹：「佢毒舌，但係宅心仁厚，佢低調，但係受萬人景仰；佢可以將正義女神賜給人類嘅法律用到出神入化，佢獨到之處，堪稱語言偽術的極品！」

影片的故事大橋段，是大律師林涼水初為一宗國際名模涉嫌虐待女兒的案打官司，疏忽下變成冤案，被告被判誤殺入獄，後案件更轉為謀殺；林受良知所喚，為了彌補自己的過錯，誓要為受冤枉判的被告翻案，還她清白。

故事發展成為律政、富人權貴間的一場大角力！公道自在人心，最終正義得以伸張，引來電影院內熱烈的掌聲！此橋段及主角人設清晰簡單，於一些電視劇法庭戲都出現過，但如果與韓星李鍾碩擔演律師的《律戰江湖》比較，後者卻是平凡有專業表現，但不出名的律師仔，被權貴隻手遮天，玩弄於掌上冤枉他成天才騙子而被判入獄，他游走在善惡之間要設法為自己為公理平反，後者情節錯綜複雜，劇力萬鈞。

《毒舌大狀》之優勝不在案情，而是勝在細節及高效剪接處理，演員多金句對白及精彩演技。舉一例如主控官金遠山（謝君豪飾）演出沉穩中流露內心之激浪，面對富豪大族及律政壓力，他既要捍衛制度，又有良知召喚來審察案情，明知冤案須公平審訊才可平反冤情，他把主控官舉足輕重之角色拿捏得精準，令人佩服！牽動觀眾共鳴。法律究竟是否平等？法律只為富人服務嗎？劇中喪女之被告，要知誰是真兇，觀眾看电影也最想要真相大白！人在做，天在看，壞人就不怕被天收？

香港經歷了黑暴歲月，我們亦看到不少歪品律師，用「歪理」打官司，玩弄法律埋沒真相；此影片此時此地勁賣座，自有它得人心的因素。



◆《毒舌大狀》劇照。



翠袖乾坤
余似心

有一次在某餐廳見對面座位有一男一女並排而坐，一面愁苦，女的面前放有一杯黑咖啡，而她的雙目無神，容顏憔悴。當下我想起了法國畫家埃德加·德加（Edgar Degas）在1876年創作的著名油畫《苦艾酒》（L'Absinthe）又名《咖啡館》（Dans un café），該畫現收藏於巴黎奧賽美術館（Musée d'Orsay）。

可見這畫已植根我腦中，尤其是畫中女主角的神情。畫的內容是巴黎咖啡館一角，法國人習慣面向街而坐看着往來的遊人，所以二人並排而坐是自然不過。畫面右邊的男子是畫家的好友台斯色丹，旁邊的女子是演員愛倫。戴帽子含煙斗形神潦倒的台斯色丹望着右方，二人並無溝通；中年的愛倫戴着高高的頭飾，鵝絨黃的上衣與暗紅的長裙襯白花飾的鞋，但都掩蓋不了她落寞與哀傷的神態，半垂眼皮下的眼睛並無焦點，顯示她的思想正漫遊



◆德加名畫《苦艾酒》。作者供圖

生活中的苦艾酒

於無邊無際，與她面前那杯盛得滿滿的淡黃苦艾酒互相呼應。

埃德加·德加在處理此畫的構圖上也另具心思，他把二人擠放於右上角，其餘的大部分畫面是餐廳的空桌子，使那份壓迫感增強了，與此同時，兩位主角身後上方卻安排了一面鏡子，反映了他們的背景，也反映了前方的光，擴闊了空間，實在是高明

的處理手法。

全畫的重點除了愛倫的神態，便是那苦艾酒（Absinthe）！它酒精濃度達45，常需加冰水稀釋，是人們用以逃避現實的一種飲料。苦艾酒這中文譯名，對於這幅畫實在是貼切不過，最能反映畫中兩位主角失意的苦楚和落寞的情緒，是具思考性的敘事畫。

德加（1834年-1917年）生於法國巴黎，印象派重要畫家、雕塑家，於巴黎藝術學院學習。他構圖富於創新，描繪細膩，善於把感情放於動作上，難怪他被譽為十九世紀晚期現代藝術的大師。



百家廊
戴春蘭

只有池塘才是故鄉的眼。老井不是，雖清澈卻缺少了生氣。溪河也不是，它遠遠地繞開村莊，過於匆促而疏遠。只有池塘，如同鄰居家那條無賴的土狗，懶洋洋地趴在村莊邊緣某座黑瓦白牆的土房前，絲絲入扣地記載著整個村莊的酸甜苦辣，但恒久地保持沉默。

池塘是村子裏醒得最早的。不等第一縷陽光照射，它就調皮地在滿塘的綠葉上留下露珠的吮痕。池塘裏大多是水浮蓮，葉子像嬰孩的小手般大小、肥厚，握成一簇，摸上去毛絨絨的，水珠在葉子上滾動，珠玉般晶瑩剔透。水浮蓮在池塘裏長得挨挨擠擠，卻被相互綁著的竹竿規整地分成幾塊。當然，水浮蓮沒那麼老實，長着長着就爬到竹竿上偷渡過去，也沒人計較的。隔不兩天，就有人挑起畚箕撈起滿滿一擔水浮蓮，挑回家去，連根鬚一起剝碎了，再撒些鹽巴當豬食，長膘。

一頭頭水浮蓮像小白菜一樣整齊地碼進了畚箕，你還要記得，把其它角落的水浮蓮撈得稀疏的這頭趕勻，也不需潑灑肥水，肥沃的池塘也能誘惑得水浮蓮們春心蕩漾地瘋狂生長，很快又密不透風了。不要被水浮蓮溫柔多情的表像給迷惑了。抓住它們，原來只有手會癢，不抓不癢，愈抓愈癢，全身起小疙瘩了。

秋末，水浮蓮人老珠黃，打撈淨了，趁着起爐的時候過來一擔籬裝的蕓子，放在塘裏不幾天便長成綠茸茸的地氈，豬愛吃，池塘便一年四季也不感到寂寞。

自小體弱，盛夏裏大都在家幫忙，洗衣，做飯，曬穀，餵豬，自然得撈水浮蓮。池塘裏流水脈脈，陽光下波光粼粼，明澈得能清楚地看見水底黑油油的淤泥，魚兒蝦仔快活地穿梭其間，烈日炎炎，下到池塘裏還能冰爽一下。但我一向忌憚下池



信而有征
謝征

文壇姐妹勃朗特，這只是為了神話才被塑造出來的。任何人都樂於見到在一個家庭當中，居然僅有的3個女兒都是文學家，而且聲譽日隆。但是，顯然，最具有文學影響力的是《簡愛》和《呼嘯山莊》。即便如此，我最愛的是《呼嘯山莊》。就在高中一年級的某一天，當我從家裏來到借宿地的時候，我帶了這本書。那一夜，我本來打算只看一章，可是一旦翻開第一頁，這書就不可遏制地攫住了我。書中的愛那樣奇特，不是以愛而是以仇恨的方式出現。這仇恨變成復仇，受害者因為受傷太深就發誓要將他的悲劇延續到下一代。從始至終，在這個蘇格蘭荒原上呼嘯而過的北風都陰鬱地在那個夜晚逗留，使我無法放下這本書，直到讀完，我才驚覺已經天亮了。

於是在很長時間我都將這本書奉為摯愛。對於一個高中生來說，在健康、積極向上的家庭教育和學校教育之內，你是無法了解到真正的陰鬱的。這反倒讓那些黑暗的東西顯得更新奇。尤其在一个剛過16歲的少年看來，階級批判這樣的主題太嚴肅又太書面，而氾濫到誇張

故鄉的眼

最怕是的螞蟥，典型的「吸血鬼」，陰暗裏妖嬈地舞動，悄無聲息地「巴」到身上，麻麻酥酥的令人渾然不覺，吸附力又極強，只有等牠喝飽了鮮血，整個身子鼓脹到圓滾滾的，才心滿意足地鬆口掉落，而那傷口還要流好些血才能止住。

有時還能碰上泥蛇。我曾親見塘中的小夥伴突然欣喜若狂，雙手迅疾地抄入泥中攆起一條滑溜扭動的物體：「快看！快看！黃鱔！」他得意地揮動雙手喊，聲音又陡然提高八度：「啊！泥蛇！」他打了個寒顫，遠遠拋開那個物體，連滾帶爬地竄到岸邊，臉色慘白，半天沒喘過氣來。——我至今還區分不清黃鱔和泥蛇，因此對他如此之快的反應竟生出幾分敬佩。

我自然不想跟螞蟥泥蛇之流親密接觸，於是特製了長長的竹筴箊，伸到池塘裏隨心所欲地打撈。自然也不會忘記打撈池塘的樂趣。田螺是最常見的。跟在田埂上撿花生一樣，一個一個撿起來，放到臉盆裏漂淨了肚腸，大灶上花生油燒得滾熱，加上蒜末薑絲酒娘，倒下去爆炒一番，簡直是無上美味。菱角一伸手能勾到，生吃甜脆可口。小魚小蝦下鍋一炸，連舌頭都快吞下去；還有一種五彩斑斕的「蓑衣蚶」，養在玻璃瓶裏仙子一般，餵些飯粒、死蒼蠅即可，命很長，能牽絆住許多癡癡的眼光。

漸漸地，妹子婦人提了桶衣裳來池塘邊漿洗。木槌敲打着青石板「梆梆」作響，噦噦咕咕地說笑聲交織，田頭灶尾被清亮的嗓音迅速傳播著。聽得高興了，戲水的麻鴨扇着翅膀嘎嘎應和起來，大白鵝忙不迭放下矜持踱着方步走來。也有人挑了塘水到旁邊園裏澆菜。坎上綿延着繁茂的金針菇，艷黃的花兒在陽光下熠熠生輝，摘下來涼拌，相當開胃爽口。

中午的池塘最是熱鬧。半大小子脫個精光在水裏撲騰，除了眼白和牙齒，全身比

燒炭的還黑。更害羞的便在邊上的小樹林裏用蜘蛛網捕蟬。絞滿蛛網的樹杈謹慎地一點點靠近，猛地一罩，蟬便只能徒勞掙扎。撕去翅膀扔到袋子裏，理好蛛網再瞄下一隻。往往一中午能捕上十來隻，架在火上烤了吃，色味都比瘦肉要好得多。

籠罩在晚霞裏的池塘是蜻蜓的天堂。鼓着無辜的大眼，迅捷地在空中盤旋、起降，遠遠地停靠在剛露出水面的小荷上、紫得像夢一般的水葫蘆花上，輕輕顫動的翅膀變幻着五色。「從來不曾忘記晚霞中的你，踏過青青草地夕陽在心裏……」若干年後，當我聽到這首《晚霞中的紅蜻蜓》，一種莫名的情愫升騰起來，那些綺麗的圖景一一展開。

暑熱漸漸消散，池塘邊上涼風習習。三三兩兩勞累了一天的人們拍着蒲扇拖了竹椅乘涼來了，稻花香裏說說年成談談孩子，在青蛙和蟲子們的歡唱聲中，孩子倚在大人膝上朦朧欲睡，又突然被一陣嘈雜的罵聲驚醒。支楞起耳朵一聽，總是邊上的馬金家。她家一口氣生了5個兒子，靠着幾丘薄田，自然生活拮据，哪個孩子稍不注意便會招來打罵，而其他孩子竟能充耳不聞地在昏黃的燈下苦讀。幾年後，這5個孩子先後考上重點大學。遠近的人聚到那座土房前後仔細查看：「你們看看，馬金家前有池塘、有活水，這是財運、家運呀！」

走走停停，到過不少村莊見過不少池塘，有些污濁不堪，完全是失去神采的死魚眼；有些被各式樓房推擠到瑟縮在角落，彷彿遲暮的老人，早沒有了活力；有些被打撈得花枝招展，猶如戴上「美瞳」，失卻「村氣」野趣，反而俗艷失真。故鄉的眼啊，我暗自慶幸又隱隱擔心，暮靄中為你深深合十祈禱，我願用一生期許換你永遠澄澈清明！

反現代性悖論

很少有人這樣描寫社會。假借了愛情的名義，在一個看似庸俗激烈的關於愛的故事主線當中，沒有一處是愛在起作用，反倒是仇恨與權力左右了整個故事。正如悲劇的屢次上演從古至今都跟權力關係有關，這個叫做權力的東西向來就製造仇恨。而如果說《呼嘯山莊》當中有愛的影子，愛簡直像一個藉口。直到結尾的時候，這個叫做愛的意向才發揮正面作用，它喚醒了主人公的良知。

倘若不呢？一個不會覺醒的人，如果他沒有夜夜從床上爬起來，好像他聽到了逝去愛人的呼喚的話，他還可以被愛喚醒嗎？如果沒有愛，或者壓根沒有一段愛情故事曾經切實地發生過，這一切被喚醒的條件將喪失根源。所以，這個浪漫的故事就僅僅成了慰藉本身。雖說它似乎貫穿始終，成了動機，但它僅僅引出了一個無法將自身所受傷害抽象化為反抗的無能的人，這才是令人絕望的。所以《呼嘯山莊》不是一個關於愛的救贖的話題，愛在結尾才以宗教召喚的方式出現，《呼嘯山莊》是一個世俗話題，它談論仇恨、權力，以及資產等級。



網人網事
狸美美

雖然被笑全球「包尾」，但香港也終於等到了「除罩」的一天，而比「摘口罩大賽」名次更有趣的，是港人對「允許不戴口罩」的反應——不摘不摘就不摘！

面對出台得飛快的「撤罩令」，人們幾乎來不及深思熟慮，卻也收穫了最真實的第一反應——媒體的即時調查，有高達八成市民表示會繼續佩戴口罩，問及原因，更五花八門說出了不下10個。

除了防疫，竟然還有那麼多戴口罩的理由，這足以讓那些一口咬定不肯脫口罩就是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的人得重新自我審視：有沒有一種可能，是自己格局小了？

比如，戴口罩就等於可以在寸金難買寸光陰的返工日朝早至少多睡半個鐘，因為可以少化半個臉的妝甚至完全不化妝及不用剃鬚。對於每一個晚上不睡早上不起的打工仔人來說，鬧鐘響後能賴在床上的每分鐘都彌足珍貴，何況半個小時乎？以及，「半臉妝」及「零臉妝」不僅代表着幸福懶覺，更代表着大筆銀錢——疫情3年，每個姑娘都知道自己少費了多少口紅。而手殘黨們也終於獲得了內心的平靜：修容不會，遮瑕不會，咬唇妝不會？統統不礙事，都交給口罩即可。

再比如，口罩是如今最流行的「氛圍感」關鍵道具。帥如木村拓哉，在黑色小V臉口罩加持下，也絲毫不覺得浪費顏值，反而覺得「造型不錯」。而樣貌平平甚至長得抱歉就更有着數，把人收拾乾淨，精心搞個髮型，注意身材管理，主攻一下眉眼妝容，然後找個型格口罩一兜，蒜鼻龔牙痘印臉全部看不到，只有漂亮又神